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八十七

雜文

贊一

高宗夢傅說贊　　無爲子王元素

高宗夢得說或曰聖人之權也高宗知傅說之賢欲委之以代天取於胥隸之徒儀於百辟之上慮人情弗協事難以濟故稱夢得賢相刻像而求之寔權也已矣且雖聖龍神必夢之有哉無爲子曰孜所謂不知聖人之所存焉甚大哉聖人之心也求賢焉而渴賢之思不忘矣恭默焉而渴賢之思不忘矣閒拱焉而渴賢之思不忘矣寤寐焉而渴賢之思不忘矣大哉聖人之渴賢之心如是其勤也如是其專也則夢帝賚于良弼發於至誠之感也亦宜矣烏在其爲權哉余以帝王之心於急賢莫如高宗高宗之心於急賢見於夢得說故爲之讚云

商之夢說發於至誠委之代言格乎治乎吁嗟乎武丁寔之孝

文蓋猶不情偶爲夢通果懷于成功嗟乎武丁魯賢之叔孫曷知聖明夢而得生孝須厥生吁嗟乎武丁

臧文仲贊　　編脩劉公貢父

魯先大夫惟臧孫及没而不朽其言也存衆人譽之聖人誅之其誅何如乃不一妾織蒲之微尚不足説元龜大蔡山節藻梲斬然無用寳此虚器僭上爲尤恬不知避六關之廢我民蓋苦淫祀爰居莫知妐姑所謂大臣義而不從逆祀躋神乃躋僖公展禽之賢其仁甚優不知則已人不没其知而弗言以爲蔽賢之烈竊位素餐爲國殘賊屋民生之微一穀不熟告糴于齊矢身于宋郭鼎在潮納忠時君迨汝不肖犯門斬關據邑求後要君大僇蓋有從發言不可信我觀其行非聖人誣之孰究其病嗚呼去聖逾遠人之誣人不智不仁而耀已以人世莫得知則當貴其身何以謚之維臧孫辰

五賢贊并序　　韓魏公

余既新夫子之宫乃繪諸弟子及左氏而下釋經諸儒于東西序又圖孟荀楊王韓五賢於書樓之壯遊遺人自國庠得前人所撰孔子弟子暨釋經諸儒之賛置於其側獨五賢者無賛焉諸生欲其速備也亟請留文以補之余借其欽諾焉而不敢讓既而歎曰夫五賢者聖人之亞學者之師諸生姑欲速一時之備使余不暇求當世能文者為之辞而輙以鄙言塞之世且譏我諸生豈愛我哉雖然孔孟之道堯舜之德而絫世之人亦形稱誦之同推其善而已矣知我者宜恕焉

孟子　　韓魏公

昔周之衰仲尼已矣戰國相傾惟利之尋諸子紛紛乖戾而起聖道之塞實若荊棘孰其誰闢之獨我孟氏堯舜吾究仁義吾閑芟楊剪墨路亦如砥驅彼後覺一趨聖軌惟先文公盛道其美存而醇者孟氏而已欲覯聖人必自孟始較其大功孟禹之亡嗚呼賢哉道孰剛縱孔子之後一人而已

荀子

諸子之興實自周季各得其言求售于世六國好權咨甘其說
或鬼而師或顓而伍吾道益昏斯文將墜時則荀卿力攘姦偽
述數方言以見其志區別儒墨統維仁義時或用焉至王則易
文公之篇論亦左至始考其辭若不醇粹及要其歸鮮與孔異
雖小疵焉道則奚累軻雄之間在我無愧

楊子

書燬秦火讖盛而未光在漢之武始焉表章去聖大邈微言則詐
人各名家尚迷大方及其季世篆刻相攘賢乎子雲量其高翔
學通天地道該帝皇筆之于書德音洋洋周孔之法弛而再張
鄙哉史臣堅而不息豈非聖作終引為謗殤經者伊何乃道之常
苟能明道胡用不臧豈比吳楚僭號稱王一時之尚言乃世之長
故嗣孔孟曰荀曰楊

文中子

炎劉既終天下幅裂擾擾焉又隋人命將絶雖亦有文甚乎劉鷄人不知非瞬途一轍大道之欝幾乎息滅伊我仲淹獨奮聖哲遭世未夷教其可闕乃興大法備于中說續彼六經紹孔之烈斯昔師荀賈相蔡斯叛師之言儒坑書焚胡為房魏佐唐攝傑達不稱師惟德之劣彼誠可罪在我奚鼓荀之非孟恣其毀嫉繇孟之道與孔並列文公不言是非孰別學者之疑靡焉可決皮子之碑司空之碣惡可誣哉萬古昭晰

文公

有唐之隆天下一宇淫焉以興弊焉以補獨時之文蕩無所主不渝流謝則入條演其徒寔繁周不自許獨吾文公惟聖是矩挺然一變而至于古道古之道語古之語學者靡然始師而帽朱榛塞塗闢孟之御其去聖遐力則易舉熾哉佛老乱我中土驅彼世人日陷邪蟲作蠹于祀其孰敢侮獨吾文公既攻且拒以身扞之帝亦云忤流離炎荒猶行郎哲否則諸夏化為夷虜

惟荀與楊功實未侔有孟其說誣不曰吾祖

二賢贊并序　　直講孫公

鮑叔牙舉管仲而齊桓以之霸罕虎授子產而鄭國以之治堪早歲讀書則熟其事於泛之未嘗深嘉其所識以舉賢援能天下士大夫皆有是心也且私竊怪二子之獨張聲於千古者何哉及見龐涓之賊孫臏李斯之陷韓非雖數士大夫之各抱器能而微利相傾有如是者然亦未謂鮑罕之為絕乾也泊讀歷代史冊見其間材均者相傾能埒者相排名齊者相推功等者相危至若平津侯蕭望之漢之名臣也方且害董仲舒而擯斥擠韓延壽而殲戮褚遂良姚元崇唐之良相也方且枉誣於劉泊擠竄於幽求矧操履名節之不忠四子者其間迭相蠶蠹其可勝道也哉則蘭蕙之譖盈乎絳灌之毀賈生評又不足怪也然後知鮑叔之為管仲有不食之戒罕虎之卒子產與吾巳之數又有以也泊後世稱齊之霸者必歸功於仲父嘉鄭之治者

亦歸績於國僑殊不知管國二子才則才矣向使不遇鮑罕二
賢援而薦之方見君鈎之讎不勝于誹民謗之災難逭于黜則
殞越之痛流播之嗟不獨悲於數子也其巢能樹覇功而成治
績乎然則管國之才資鮑罕然後能成其才管國之績非鮑罕
無所能致其績故堪謂管國之才常有也而鮑罕之賢不常有
也是以其間或困躓而無成或寂寥而無聞若使鮑叔子皮之
賢不絕于世則管仲子産之才接跡而出矣則鮑罕之賢宜其
孤聳於群流而遺聲於方祀故作二賢賛
鮑叔居齊罕生處鄭能舉夫龍忌啓邦政惟仲僑之賢或讎而
囚或晦而擯我知其人我念是君欲其治強推之援之既繼弗
蔽以用其長惟桓霸圖公搖車遙束洞其宜既從仲父乃翊乃
尹厥功用裕惟鄭之迫介于大國孰持能隙新獲國僑惟股惟
肱自亡而存隱爾飛梁扶構之傾嶷然官防遏流之橫齊伯鄭
興匪莫營用知其始既恤其民匪恤其人是恤其民其終也濟

其勳匪濟其人是濟其君然後九合之績由我之績合匹賓婺之仁資我之仁其仁易倫後之君子或畀於是物害非害已利斯利功也相尊能也相忌國困陵夷身操禍機悠悠于祀泯泯而亂嗚呼二賢已而已而

延州來季子贊一首并序　東坡先生

魯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延州來季子其少子也以讓國聞於諸侯則非童子矣至哀公十年冬楚子期伐陳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時去壽夢卒蓋七十七年矣而能千里將兵季子何其壽而康也然其卒不書於春秋哀公之元年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句踐使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於吳吳王許之子胥諫不聽則吳之亡形成矣季子觀樂於魯知列國之廢興於百年之前方其救陳也去吳之亡十三年耳而謂季子不知可乎闔廬之自立也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是季子德信於

吳人而言行於其国也且帥師救陳不戰而去之以敵敵国名則季子之於吳蓋亦必寡矣救陳之明年而子老自死季子知国之必亡而終無一言於夫差知言之無益也夫子胥以闔廬霸而夫差殺之如皂隸豈獨難於季子乎烏乎悲夫吾是以知夫差之不道至於使季子不敢言也蘇子曰延州來季子張子房皆不死者也江左諸人好談子房季札之間有以也夫此可與知者論難與俗人言也作延州來季子贊曰

泰伯之德鍾於先生棄國如遺委蛇而行坐閱春秋幾五之一古之真人有化無死

孔子十哲贊　　前谿先生

科斗爐燼麒麟戮道綿踐輿不轂衣車履敬塞木衰如在儼容服義戴天人振玉

南華真人畫贊　　濟北先生

乾旗坤幟四海鯤鵬若與朕日月大空之內其詞風雷乃有之作

魚乎周乎大不在濠上周乎蝶乎何有夢想惟周能蝶惟蝶能大

匪我則云然周則云然謂之聖人者非也

藺相如贊并序

濟南先生

戰國之所謂君臣何足道哉交際不以道以勢進退不以義以利聚而為上下散而為我尔項刻間尔朝為上卿暮為逐客刑於此相於彼括以為常吁可哀哉於是時終始一節忠貫金石有若大夫者不其偉歟夫天下傾府庫捐重寶獻土地質子女以餌秦秦貪饕昊獸奴隸列國唯唯奉承甘為臣妾遣之於秦僅此支郡宜其吞聲飲慣以媚意愛聊緩誅於國有君子義不自褻以小抗大以弱拒彊終為敵鄰嗚呼當太平盛治之世六合為蒙大夫之迹不可倣也以大夫之心推以事君可師哉過澠池之舊墟想當年之高會雖非長卿之才亦有平生之慕因作

贊曰

鐵可折白可涅大夫之節身可鬻玉可毀金可鑠大夫之忠直

而來秦方虎趙方兕秦方斧趙方俎復而恐很而悚威盖歧雍
大夫之勇懦以剛反禍以福轉功逾百戰大夫之辯書沫劫盟
計窮安出侵疆雖復齊伸魯詘荊卿後雖嘻哉鄙夫昔恥未刎
燕巳為墟斬優備武夾谷相盟大夫豪此有玆兮名舞陽橫眉
毛生奉槃聊効萬一猶有可觀竊食大倉孰非事君爾來遼遼
獨無斯人嗟余之往在千歲後雖慕景行有志未就行邁靡靡
軻東澠池大夫閔余有以相之

四皓避秦圖贊　　前谿先生

秦火烈俱冥飛商山眷言采薇草木笑魚鳥嬉戲方其昏不知
漢特起僭儒衣溺其冠恥不歸發易于良出奇相與玄玆其時
絜負爾徒老為伐在庭鳳覽遲雲襟裾霜毛眉季龐嗟來何遲
吾懃公護吾兒宗社安公致之其隱天其遯肥出處高萬世師

漢富民侯傳贊并序　　張忠定公

漢武晚年以丞相為富民侯富民大本也侯爵勸功也推尊之

若此將復古王之功歟噫大朴未散民命在天風教既關民命
在賢賢不可曠〻之非賢先王仁孝以辯之民不可擾〻之生
獘先王簡儉以御之粤自繇作璇臺民始知勞泰易井田民始
知弊所謂上開其欲而下散其求四人桓植去勞就安百途鑿
鑿彫偽散朴喪周之民也真可哀哉一作之百取之斑白不得
息稚齒而趨駈焦勞力竭而凍飢繼之浮民斯我利非賢盜我
食何嘗少得佑助徒俾日政之故謂令德日理窮兵亦私未途
喧喧而大本取弊者於斯也哉非有大聖正智其誰拯之與漢
洗秦弊七十年武威文經漸被四海以高祖之仁文帝之儉尚
不能推民壽鄉功磨三代加於武皇事威窮後四十年間民力
凋半亟下富民之詔尊為上公之號憂勞誠思亦至矣乎徒知
民富而後國昌不知國正而民後治吁不能師三代育民之法以
事末術良可悲矣亦由止奔流之舟維方斯篙末若五尺之纜
之要也療巳弊之民雖百斯術未若一正其本之仁也嗚呼未

途末塞本與咏正欲民富國昌者未之有也漢雜霸道史或過
矣余愛其君有富民之志且樂富民之號又憤不能明道之因
附史氏作賛以矯之賛曰
五右之世事簡而民静夏商周之世事正而民治故貧富之名
稀所稱焉三代之季世人乱倫百途競新禽蛊飢旺無階休存
之遂使抱仁義智能之劫以要功於其間如武皇帝命富民矣
又如何哉又如何哉

二疎圖賛　東坡先生

惟天為健而不干時沈潛剛克以變和之於赫漢高以智力王
凜然君臣師友道與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
先生憐之振衣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此意莫陳千載于今
我觀畫圖涕下沾襟

二疎圖賛　眞山先生

惟二大夫言返故鄉我觀礼經亦士之常方壯而仕迨老則謝

去何道旁歎息江下孰知其心不自為貴紛二胥人抑其可憐
芻豢豢是甘至難其歸願咀道與國家從之訖蹄末派當再容光
大夫之去名北漢亡

斬馬劒賛并序　　諫議田公

直言貽禍雖君子之自分殺身利君固忠臣之所供是以膏劒
腸而不顧蹈列節以如歸竒觀史氏之書景朱雲之節誠堅
若金石氣烈俟風雷其悦善也若行潦之趣江河其嫉惡也若
秋鷹之逐鳥雀憤張禹之大佞請利劒而欲誅犯天顏觸逆鱗
言切直以无疑氣慷慨而不懾百寮為之聳懼一人為之赫怒
持之下殿將寘於法賴慶忌叩頭其直也故成帝嘉矜褒旌厥丹
揮之折檻彿修青史之芳名遂流千載之下英魂若生願揚直目
之名以賛尚方之劒曰

三尺秋色　百錬剛德　玉匣深藏　金玦為飾　直目毅然
就帝請焉　誅姦氣作　抗節詞専　庭辱貴重　天威震动

書雖上聞　剱不克用　鏘鏘瘞兆　其靈何歸　戲懷美事
恣毫發揮

河間獻王贊　司馬溫公

周室衰道德壞五帝三王之文飄淪散失棄置不省重以暴秦害聖典疾格言燔詩書屠術士稱礼樂者謂之狂誦述仁義者謂之妖必欲雍滅先王之道響絕迹盡然後慊其志雖有好古君子心誦腹藏壁扃冢鐍潛泰之險以通於漢者万无一二漢初挾書之律尚存文雖除之亦未尊箭謂之弊事而已則我先王之道豚豚其不絕若泥戈矣河間獻王生為帝子幼爲人君是時列國諸侯苟不以宮室相高狗馬相尚則衰荒聚猾僭迦妄國雅獻王厲節治身愛古博雅專以聖人法度遺落爲憂聚殘補缺校實取正得周官左氏春秋毛氏詩而立之周礼者周公之大典毛氏言詩最密左氏與春秋為表裏三者不出六藝不明噫微獻王則六藝其遂曠乎故其功烈至今賴之且夫觀

其人之所好足以知其心之矣貴人不好者雖而喜書者固鮮
矣不喜浮辭之書而忠正道知之明而信之篤守之純而行之
勤者百無一二焉武帝雖好儒好其名而不知其實慕其華而
廢其質是以好儒愈於文景而德業後於文景帝之子十有四人
栗太子廢而獻王最長嚮若遂大義屬重器用其德施其志必
无神僊祠祀之煩宮室觀遊之費窮兵黷武之勞賦役轉輸之
歎且其仁豐義治風移俗变焕然帝王之治復還其後貴於文
景遠矣嗟乎天實不欲礼樂復興邪抑四海自不幸而已矣

孔北海贊并序

東坡先生

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
龍也而曹操陰賊險佷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勢决不兩立非公
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
而才踈意廣訖无成功此盖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无
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兎何足道哉世之称人

豪者才氣各有高庳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爲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咿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偽死見真性而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疎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已爲喜天若祚漢公使備備誅操無難也予讀公所作楊四公贊歎曰方操害公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乃作孔北海贊曰

晉有鋤奴盜賊之靡欺孤如操文若所恥我書春秋與齊豹齒文舉在天雖亡不死我宗若人尚友千祀視公如龍視操如鬼

諸葛忠武侯畫像贊　南軒先生

惟忠武侯識其大者仗義履正卓然不舍方卧南陽若將終身三顧而起時哉盍往御難平者事不時者亦大綱既得万目乃隨我奉天討不震不竦維其一心而以時勤躓矣逝心諭世不泯遺象有嚴瞻者起敬

管幼安畫像贊并引　　潁濱先生

予自龍川歸居潁川十有三年杜門幽居無以自適稍取舊書閱之將求古人而與之友蓋於三國得一人焉曰管幼安幼而遭亂渡海居遼東三十七年而歸歸於明帝不應朝命年八十有四而沒功業不加於人而予竊何取焉取其明於知時而審於處己去就之際士大夫以風節相尚其立志行義賢於西漢然時方大亂其出而應世鮮有能自全者潁川荀文若以智策輔曹公方其擒呂布舉袁紹皆談笑而辦其才與張子房比然至於九錫之議卒不能免其身殺茲張子布忠亮剛簡事孫氏兄弟成江東之業然終以直不見力爭人公孫淵事君臣之義幾絕華子魚以德望重於曹氏父子致位三公然曾公之殺伏后子魚將命至破壁出后而害之汝南許文休以人物臧否聞於世晚入蜀依劉璋先主將克成都文休逾城出降雖至以為司徒而蜀人鄙之此四人者皆一時賢人也然直己

者終寧其身而枉已者終喪其德處亂而能全非幼安而誰與哉舊史言幼安雖老不病著白帽布襦袴布裘若後數十茨肯流水夏暑能策杖臨水盥手足行園圃歲時祀其先人絮帽布單衣爲饋饌跪拜成禮予欲使畫工以意髣髴畫之者李公麟善畫有顧陸遺意今公麟死久矣恨莫能成吾意者姑爲之贊曰

幼安之賢無以過人予獨何以謂賢賢其明於知時審於處已以能自全幼安之老歸自海東一畝之宮閉不求通白帽布裘攀雲而風四時烝嘗饋奠必躬八十有四蟬蛻而終必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王通贊　明道先生

小人無是當世已棄君子有非萬世猶譏録其所是棄其所非君子有歸因其所非存其所是君子哉希惜哉仲淹壽不永乎非不廢是瑕不掩瑕雖未至聖其聖人之徒歟

唐魏鄭公賛并序　　韓魏公

唐相鄭國魏公魏之曲城人也以命世之才遭不世出之主尊以仁義之道切磨規諫欲俾敝唐坐有唐虞謂守文之難過於創業帝用其說不四三年遂與太平較其大功不下房杜大名之享有鄉賢堂盖以故丞相文正王公忠愍寇公尚書忠定張公侍郎王公崇儀御公皆文武鉅賢出吾里中圖其儀形而尊祀之起生徒之志誠盛事也然唐距本朝為最近若鄭公之德業閎大超然獨出得不為鄉賢之冠乎其可遺邪余求得其像建堂于宣聖殿之北緒賢堂之南以完其美昔成覸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今夫孝者既得良師友朝夕講習開益以進其善又觀所圖吾里之賢者皆名偉蹟卓然不泯之如此豈不思曰彼能之吾反不能哉亦在乎勉之而已吾而為之

賛曰

猗唐魏公　相于太宗　諫勇賁育　力摩上聰　術則仁義

道惟大中　堯舜我君　皐夔我躬　遭會眞主　言行計從
引金自況　謂公良工　以公喻鑑　煥乎吉凶　君如是聖
臣如是忠　宜不朞月　亟成治功　高視三代　誰其比隆
惟魏之學　鄉賢是崇　圖祀者五　誠德之豐　公實冠魏
羣賢之雄　尊施遺迹　教斯未充　吾得公像　載敞儒宮
義一爲勸　禮增有容　學者來視　以嚴以恭　高山景行
來發其蒙　有美魏郡　大河注東　如公之名　滔然不窮

張曲江畫像贊并序　魯國先生

大觀四年冬吾南遷至曲江其故者爲吾言唐開元中平盧節度張守珪遣偏將安祿山奏事京師張文獻公見之大稱奇請除之不從未幾守珪入朝安祿山引兵襲契丹大敗所亡失以萬計公請以軍法誅之又不從後二十年祿山稱兵犯順公之沒蓋十六年矣明皇在蜀始悔不用公言於是遣使度嶺弔祭以舊史驗之良然吾嘗謂明皇一日殺三庶人如刈竹葦如剖瓜

瓠無鬚髯顧借而誅一胡雛如拉齒然此何理也方是時唐祚將衰親疎厚薄之序一切倒置使夷狄至於天寶之末人倫天理絕滅殆盡壞故張垍其弟也而先叛永王其子也而又叛太子起兵至靈武則又叛雖微祿山唐祚未必不衰而唐祚之衰自祿山始明皇嘗嘆公沒朕不復聞忠言正使公存吾知其言不復用矣公平生論事至多而斯言不用尤可痛恨吾欲訪其故居而弔其墓識其子孫以求其遺風餘烈時方遷竹勢有所未暇獨得其遺像流涕而贊之曰

魏武言典午不可親而文帝待之坦然不疑也齊王攸言胡欒不可養而晉武寵之確然不移也莫親於父子莫愛於兄弟有所蔽則親愛莫得而奪之況於疎遠乎然則公言之不用固其宜也意先事而言則未信已至而悔則無及前世之敗未有不由於斯也可勝道哉可勝痛哉此吾所以見公之像流涕而嗟咨也

雜文

贊二

李太白畫像贊并序

雷夏先生

予嘗讀謫仙傳其傳其事始而隱以俟命也中而仕以求用也終而退以全身也又嘗讀謫仙文散逸其旨頌而諷以救時也縱而奥以矯俗也清而麗以見才也而未識謫仙之容何太息矣恨不得生于天寶間與謫仙挈書秉毫私願畢矣有時沐肌濯髮齋心整衣屏妻孥清枕簟潔鑪以祝拂榻而寐意者求吉夢而覩仙姿也虔絜逾月禱之弗徵噫凡目無分而覩之也仙容無靈而察之也人欲方切天從忽來丁丑中浮倅高平趙公即故相之子也既莅倅職因而造焉公暇之間語及皇唐之士予以謫仙為首稱太得其真出以相示予乃彈冠拭目拜首而窺之宿志素心於是併遂觀乎謫仙之形態秀姿清瀟[illegible]

撓濯金莖謫仙之格骨寒氣清冷冷碧江下浸秋石山時半曛醉夢初醒海底驪龍眠濤枕浪仙袂任蟬覓安任斜松顛皓鶴宿月棲霞憺乎自擕烏紗不整異貌無定華姿若生眞所謂神仙中人風塵外物者也亦既遂顯能無躁乎且夫莊元國之形頌而美德寫曼倩之質讚以紀功知我謫仙之文行哉誰為讚曰

仙之來兮栽着荷　曳素衣兮遊紫廷　仙之去兮騎長鯨
拂霞袖兮歸滄溟　雲濤雪波圍蓬瀛　是誰仙筆留其形
國風耿壞無人補　空其鶴態高亭亭

李太白畫象贊　姑溪居士

舉目一世空無人當時何有高將軍龍騫鳳翥固莫群晴天万里惟孤雲負冥何此非埃塵我欲從之嗟此身形容不到後自分坐令魯叟悲獲麟

王摩詰自寫眞贊　浮休居士

壹而不歌湼而不淄苟實君謌不迎不隨淑名俊身德形支離

水際石上枯松一枝援筆自寫神留將移四百年外猶與我期終日偶坐亦莫知乎異世為同時嗟乎何知徒能賢公之書畫亦公之畊嘆嗟其畫賛其辭言乎之師

裴晉公畫像賛并序　文潞公

尚書郎武功蘇才翁得裴晉公畫像於大資政富公謂與家藏傳[illegible]正類因以相示予嘗讀裴公自題寫真賛有靈臺之狀之句意公負其所蘊謙不自信俟他人發明之而當時多嫉公勲德或云于恭者調公何為焉又逢吉黨謗為謡言以覆公獨賴正人訟其誣枉僅免於禍雖宗閔素出其門猶憾不引為相搆公于宗則於其時孰肯朋楊公之翰後世史官於公無嫌追書公美近乎實錄噫嘻群邪醜正見抑於當時耶將貴遠賤近人之常情耶予仰公之風覩公之像因質公意輙續公賛

翰事雖巧　傳神寫照　公之靈臺　孰覩其妙　靈臺其崇含和凝中　經始勿亟　積善累功　賢人之業　仗義資忠

人不吾譽　吾不爲沮　人不吾毀　吾不爲喜　寵辱俱公意如是而已

吳道子畫五星　老泉先生

世稱善畫曹與張僧繇破紙爛兵火所燒至于有唐道子姓吳
獨稱一時幾張與曹歷載數百其有幾何或鑱于碑以獲不磨
吾世貧窶非有富貴家堂堂五行道子所摹藏星宮前不武不耕
求之古人其有帝堯盛服佩劍其容昭昭熒惑惟南左弓右刀
赫烈奮怒木石焚焦瞋怛下土莫敢有驕揖權土星瘦而長腰
四方遠遊去如飛飆倏忽萬里莫可招太白惟將宜其壯夫
今惟婦人長裾飄飄抱撫四弦如聲嘈嘈辰星北方不麗不妖
執筆與紙凝然不畫雖非今人寫傳畢肖唯是五星筆勢莫高
昔始得之爛其生綃及今百年墨昏而消愈後愈遠知其若何
吾老不信是亦不遭

韓文公見大顛畫像贊　西山先生

世傳昌黎韓文公像或云即韓熙載有誤於同姓同謚者余嘗問故吏官劉方明方明家潮陽當知其真妄問以唐人畫公見太顛善本寄余余未定也及與孔戣私記退之豐肥喜睡每來吾家必命枕簟公腹空大慢膚多汗等語合益矣二所像果非是公之喜太顛而喜與李澄觀文暢高閑穎盜靈惠輩是異佛之徒是公語其師之力詐作公與太顛往來文字甚猥近不實孟簡自學于太顛又因以挽公故公報書云去吾公在潮陽時已有妄言公與太顛爭者矣雖然公之論太顛曰頗聰明識道理又曰能外其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又曰胸中無所滯爲乎斯亦奇矣余因方明所授公與太顛像爲之贊曰

吁韓公古遺直逢羣枉抵擯斥目江海鄰鬼蜮太顛者尚冲寂其所契猶宿昔公之厥佛可擊於此土若有得想其人每太息徽畫圖從故國方明氏今趙德

陳希夷先生畫像贊　西山先生

大祿在德五姓不食強龎相兵大地爲赤果非至人孰被此溺
赤龍魚服衆所不識一顧笑嬉援受以職大功數十半繫其力
商郁渭濱彼若有迹既成乃居爲人所役吾將曷歸北于汁極
凜此嶽鎮昭臨一方國曰仙者流山澤之癠自治不豐於世何益
惟其英風可冒區域嗚呼先生是曰知易

郭忠恕畫贊并序　東坡先生

右張夢得所藏郭忠恕畫山水屋木一幅忠恕字恕先以字行洛陽人少善屬文及史書小字通九經七歲舉童子漢湘陰公辟從事與記室董裔爭事謝去周祖召爲周易博士国初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忿朝堂貶乾州司戶秩滿遂不仕放曠岐雍陝洛間逢人無貴賤口稱猫遇佳山水輒留旬日或絶粒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冰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屋木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畫即自爲之郭從義鎮岐下延止山亭設絹素粉墨於坐經數月忽乘醉就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峯而已郭

氏亦寶之歲有富人子喜畫日給淳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
且致匹素恕先為畫小童持線車放風鳶引線數丈滿之富家
子大怒遂絕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游皆子類
也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于內侍省押班竇神興舍恕先長髯
而美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曰聊以效顰神興大怒除国子
監主薄出館于太學益縱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讟語聞決杖配
流登州至齊州臨邑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掊地為穴度可容
面俯窺焉而卒藁葬道左後數月故人欲改葬但衣衾存焉蓋
尸解也贊曰
長松攙天蒼壁插水憑欄飛觀縹緲誰子空蒙寂歷煙雨滅沒
恕先在焉呼之或出

王元之畫像贊并序　東坡先生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予嘗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太息也
如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魏鄭公狄仁傑皆以身徇義

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正色而立于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消禍於未形救危於將亡使朝如公孫丞相張禹胡廣雖累千百輩急豈可望哉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足以追配此五君子者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姦慝然公猶不容於中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於三黜以死有如不幸而處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爲必將驚世絶俗使斗筲穿窬之流心破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始余過蘇州虎丘寺見公之畫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爲執鞭而不可得其後爲徐州而公之曾孫汾爲兗州以公墓碑示余乃追爲之贊以附其家傳云

維昔聖賢患莫己知公遇太宗允也其時帝欲用公公不少貶三黜窮山之死靡憾咸平以來獨爲名臣一時之屈萬世之信紛紛鄙夫亦拜公像何以占之有泚其顙公能泚之不能已之茫茫九原愛莫起之

楊文公寫真贊　　范文正公

楊公以武夷之靈降于我宋在太宗朝以聖童被召三命至著作佐郎直集賢院在真宗朝存當清近從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公以斯文為己任縣是東封西祀之儀修史脩書之旨皆歸大手為皇家之盛典當時臺閣英游盡多出於師門矣而命世之才其位不充故天下知公之文而未知其道也昔王文正公居宰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心天下謂之大雅寇萊公當國真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樞密扶風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至直此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其正可知矣然端言方行回邪忌之故嘗避權臣之禍歸陽翟山再起會真宗不豫中外為憂萊公將奮大計正前星於丑辰引太陽於少海公預密議就高文聞挑克行既終而令上知之乃下詔追悼贈禮部尚書謚曰文今覩公之真而

爲賛云

嗚呼楊公兩朝清風盛乎哉文直哉歟斯端者我遊邪者我仇霖雨不作日月其流仰止遺直猗猗哲人吾不知乎爲之仙爲之神

王荊州畫像賛　老泉先生

太山崇崇東海滔滔蟠爲山東公惟其人爲方千里而吾獨見公公在荊州或象其儀白皙紅頰謂公方壯公生辛丑天子之老誰謂公老其威桓桓鎮天子之南邦

王仲儀真賛并序　東坡先生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又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夫所謂世臣者豈特世祿之人而所謂巨室者豈特後富之家也哉蓋功烈已著於時德望已信於人譬之喬木封殖愛養自拱把以至於合抱者非一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商功利課

毀殺哉不如新進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衆呼之則
來麾之則散者惟世臣巨室爲能余嘉祐中始識懿敏王公於
成都其後從事於岐而公自許州移鎮平涼方是時虜大舉犯
邊轉運使攝帥事與副總管議不合軍無紀律邊人大恐聲揺
三輔及聞公來吏士踴躍傳呼旗幟精明鼓角讙亮虜即日解
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余然後知老臣宿將其功用蓋如此使
新進之士當之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奇豈能坐勝默成如此
之捷乎熙寧四年秋余將往錢塘見公於私第佚老堂飲酒至
莫論及當世事曰吾老矣恐不復見子厚自愛無忘吾言既去
二年而公薨又六年乃作公之真贊以遺其子鞏詞曰
堂堂魏公配命召祖顯允懿敏維周之虎魏公在朝百度維正
懿敏在外有闘無高明廣大宜公宜相如木百圍宜宮宜堂
天既厚之又貴富之如山如河維安有之彼窶人子既陋且寒
終勞永憂莫知其賢豈不觀此佩玉劍履晉公之孫魏公之子

文與可畫墨竹贊　東坡先生

與可之文其德之糟粕與可之詩其文之毫末詩不能盡溢而爲書變而爲畫皆詩之餘其詩與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畫者乎悲夫

韓忠獻公畫像贊　陵陽先生

忠獻王歿四十餘年當靖康初元女眞犯河北所過肅然入相州傳孝寺見王畫像下馬羅拜秋毫不犯而去某初聞之道路及知黃州王孫栢識於黃問之信然且出畫像屬某爲贊惟王盛德非贊所能盡請紀近事以示後世贊曰

蓋世之名格天之績謗之奚損譽之奚益王薨雖久威憺群狄有聞遺風罔不心傷曩時契丹覘王之子蠢茲女眞亦拜松梓帝赫斯怒戎事方起願持此圖以靖邊圉

東坡先生眞贊　濟北先生

非儒非僊非世出世間不可以綸繳亦不乘風雲而上天何居

乎猶忘觧經目營海既逍遥乎濤瀨忽焉横杖枝肱而舒蒲篛
風之音猶在耳而人固已忘乎無在也

東坡先生贊　姑溪居士

東坡偃人祇我異亶禀資千古而外弗類斯擯有繼皇皇期之典枕
此貫止之成是貝錦天作人遠言何從訟聞已循然見孰不凜

又

天作斯文萬物所叩時倏時舒與天同運其誰特立卓哉吾人
黃耳落矣蔚然當春見險弗止自信無悶求仁得仁於我何怨
光時顯被外薄四夷載瞻載仰百世之師

東坡贊　木雁先生

四十年來振塵屋世人欲殺故當爾海嶠晨夫了不韡聞有真
丹淡騷齒

蘇子瞻畫石贊　編脩劉公貢父

子瞻畫石突兀旁礴廉稜深重可以掌摸公爲子言我非有師

意與神會自然得之或十日不成或一揮則就既日得之何暇宿留公誓不畫鬼鬼爲約發與自余軒豁擺落与公神交軼出區外鬼如公何今公無悔

東坡畫贊　　內翰洪公

世之傳先生者多矣西湖之容山公澤儋耳之狀蔫黧而瞻蓋爲城之簷帶障以胸雪堂之野清英而粹和皆彷彿其近似曾未足以爲東坡也是出乎蘇氏之廟宜取明無差矣至其道德文章皦如日星萬世而不磨者盡不在矣丹青之售何邪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百八十八

雜文

贊三

黄門贊　木鴈先生

從得鱣魚猶是怪賦成鵩鳥不爲凶壺閒小陸行藏事盡付畫師模寫中

劉道原畫象贊并序　後山先生

是非賢否一世所同既久則反豈同時皆愚而后之人皆智盖利害好惡出焉則毀譽不得其正以是而言則前私而后公也漢之人謂公孫丞相爲賢汲黯爲戇至于今則公孫詐而汲直也其相反盖如此廬山劉道原豪傑名節之士黯之流者以義正利以直正曲各言特行別析是非白黑絲髮不貸如權衡度量如水之鑒如繩之度既不可欺以私又不得逃其目雖一時貴權氣焰勢力排山倒海不置也死生窮達不到其心故終其

身亦不変當道原之時識與不識相隨詆之如復仇施其逝未幾而僉慕歎詠其生之晚也更于百歲日遠日公則宜如何也耶雖然武帝奴視衛大將軍傲丞相而敬黯淮南諸子其恐漢至不沐浴三十年獨畏黯不敢發又為之寑謀其君臣相謂丞相可說大將軍雖不可說蓋可刺也至黯復不敢刺則其同時固有知之者矣其所謂戇以其不知利不利非黯所知也丞相則知之矣故可說而下也道原遭時承平故其効莫見雖然小人之為不善蓋有畏而不發者矣其補於世豈少哉紹聖四年春過巨野佐有義仲者其子也始拜其像而嘆曰晉人有云廉藺雖千載凜有生氣曹李雖在已如九泉下人士雖後之其何恨為之贊曰

孰若不伸有亡有存有一其得局校後前其剛斯何寧折不華其直斯何正人如巳賢則過之有張不弛維利不耆不悔不畏兒不踰中氣蓋一世維死不忘子立特起黃范司馬歐敘且名

自是以逹沉茲其人千載之下凜然其生載之丹青益家歌聞

龍眠居士贊　　木鴈先生

與古爲徒家有玉符韞櫝縹緗光氣窄云餘力游藝妙歐筆巔何爲如斯以其賢哉

山谷贊　　木鴈先生

卓卓澹𥡴水月一境枝思天淵詩墳筆陣洛陽紙貴慈恩㨗盡硬照四裔履滿戶外𥡴不能拒輙爲𥡴對我困欲眠了此三昧

玉定國眞贊　　東坡先生

温然而澤者道人之腴也凜然而清者詩人之癯也雍容委蛇者貴介之公子而短小精悍者游俠之徒也人何足以知之此皆其㑹也若人者恭不驕困不撓而老不枯也

秦少游眞贊　　東坡先生

以君爲將仕也其服野其行方以君爲將隱也其言文其神昌置而不求君不即即而求之君不藏以爲將仕將隱者皆不知

君者也蓋將挈所有而來所遇以游於世而卒返於其鄉者乎

李端叔真贊　東坡先生

須鬢之蕭然眉宇之淵然披胸腹之豁然以為可得而見歟則邈乎其無言以傳之不可得而見歟則已見畫乎龍眠矣烏乎其將為既琢之玉以役其天乎其將為不雨之雲以抱其全乎抑將游戲此世而時出於兩者之間也

濂溪先生贊　南軒先生

於惟先生絕學是繼窮原太極示我來世

明道先生贊　南軒先生

於惟先生會其純全天理之揭聖學淵源

伊川先生贊　南軒先生

於惟先生極其精微俾爾立德循循有歸

羅浮二賢贊并序　魯國先生

葛稚川化去三十餘年單道開始來羅浮今山中人知有稚川

而不知有道開蠶稚川既為鄧岳所留居山煉丹著書若數年
丹竈具存而道開平日惟日食細石數百潛光所為以故後世
莫得而考陳鄴夔公雖作道開贊然亦嘗為桓溫作九錫文矣
此手豈宜復弄世外事而贊文亦復不見於世遂作二贊書之
山谷而不顯其處以貽後代之好奇者云

江左日陋光復德耀翔而不集翩然而飛鄧岳細兒如仲篤富
豈識知之亦復聘你五緣外丹遂居羅浮豈以岳故而識去留
所就若大寧卹其小吾與岳遊如狎鷗鳥

右贊稚川

世人茹柔剛則吐之腿折爛飯口如牛呞至人忘物剛柔一致
其視食石如嚼熊肋餌北平飲羽出於开心食石之理於此可尋
我雖不能而識其理庶幾淑之以礪其齒

右贊道開

吳太尉畫像贊并自　　高隱處士

故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敷海郡開國侯贈太尉與國吳公敏功之先君視公無一人行也元豐中敏功猶及見公於巴陵後公沒三十年見公之子朝請郎克礼於蘄春獲拜其遺像故為之贊詞曰

不退與位思不克施吳公策名盛矣其時要玆小官後跡剛便乃擢言路其德井井盡言以儆敵已猶病不病不遷惟石之堅人咸公正不曰吾正吾正旡石而國斯定莫大惟節莫剛惟王吾守吾節孰莊孰栢豈弟君子出載其光與國咸休日篤不忘徼在斯班激懦斯強至者欽哉公像在堂

夏輔道真贊　　高隱處士

動中見靜仕裏偷閑寫形宇內縮手袖間且以刻少林之面壁五柳之閒閑

先公畫像贊　　西山先生

康節之子受古學曰先天過矩巳於平生曰文忠文正正獻忠

宣當紹聖大吏欲賊善類而兇心豺虎也力挽公而不前晝十
年以謫宗寧日食星妖之變發弃擯斥驗於後二十年所臨之
民名男女配社稷於公也未嘗妨以為慚忠信端亮有言可傷
善與人交或面折其過衍摭衣不能裹幘雖束書起人之急雖甚
受而可捐有一於此世咨其賢公躬盛德或幾乎全謙下服損
不自修大若從丸有焉其亡也孝士大夫相弔于家文其悲傷
者夫著於簡編其葬也罷市輟舂杖老挾稚流涕挽車首扁崖
里而後先丞相以公不起聞天子為之慨然思以密章制錄策
厚極哀榮于九泉也

參寥子真賛　東坡先生

東坡居士曰維參寥子身寒而道富辯於文而訥於口外尪柔
而中健武與人無競而好刺譏朋友之過枯形灰心而喜為
感時玩物不能忘情之語此子所謂參寥子有不可曉者五也

栽頁壽聖院寫真賛　范忠文公

余既致仕之六年熙寧九年也自京師還成都遂遊義省攬登覽之勝先是與省僧奉如者議余為壽聖院之閣記記成而未至奉如已化去及余來其徒往處圖余像於閣之東廂求自贊云

人安爾余我則退居人尚壯少我則老夫緇褐何如儉金紆朱杖屨何如高冠大車我之如此此其過而師見我勤勤渠渠畫我佛祠寄書京都求我自贊吾聊吾慮

自作傳神贊　　姑溪居士

似是似是則不是縱使擲之九泉下也須出得一頭地休論捉月騎鯨到了衆人皆醉

又

時惟時雄時日時愚不是徐翁讃又非豐干指出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浮沈於物而不膠於物者也

又

孰從而圖孰從而狀大千俱空況爾幻妄直須壁立千仞要首事無一向䩄然覿面相呈便是本來形相

又

意中過有千般思筆下元無一點塵自是頑冥一村老忽然今日撥精神

自寫真贊　頴濱先生

心是道士身是農夫俠入郡邑還居里閭秋稼登場社酒盈壺頹然一醉終日如愚

了翁自贊　陳了翁

出出汝何人眼在眉毛下明月相隨万里來何處分真假問著總無言有口終如啞荊棘林中自在身即是知音者

自贊　木庵先生

欲寘之巖喦兮似神氣甚銳與世楚緣欲寘之廊廟兮則高視闊步脫去枸攣量雖褊向可容卿百輩雖拙猶堪倚馬万言

褒博奢遐御風冷然蓋所謂不夷不惠而處乎木鴈之間

自贊　　玉臺王公

丹青染成此名曰色視聽寂然此名爲空色空俱非真空自在
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百八十九

雜文

檄諭

招復流亡戶口檄

木鴈先生

哲王御時寧無凶荒水旱之災使者率職當有遷定安集之勤雖茲幽與之邦最号富强之地人淳而教慎與尤存俗儉且勤憂虞尚在儲偫河流閏下或雨露過時則吠犬鳴雞自[illegible]於[illegible]亡而遺秉滯穗可波及於窮民與壑下緩覽之初遘此[illegible]之始從然沉馬殆漢武之德褒特不安牲皷居宣之文[illegible]首軫慮藏埃留神股肱之臣項背相望既優且以飭力又積[illegible]惕耕料簡老羸趣退米粟人雖去矣天意惻然來[illegible]之民已生死而肉骨流離之子復舉義而漸仁況吾赤子之陰未遷而故鄉之路可樂推尔不歸予招尔親朋紆於桐已既安關話來於汝發

即諭富庶勿畢劬勞今則朝廷寬恤德音已郡縣恐知上意將明詔偏奔走羅遑尚恐感畫之詆未諭招徠之惠聊須撫諭必信毋疑

檄蜀文

唐恭愍公

叛斷金人佗順都城戒嚴已逾半年目予區區憂國之心不遑寧處所於正月十三日差兵士魏俊李迪聞道齎書實奏至四月初二日到京特補官遣回異今齎狀援本人冊金人於四月初三日盡離京城邀致

太上皇帝及

嗣君皇帝並渡河前去聞之驚愕痛貫心膂骨血交流仆地自推號天莫訴再加審問其言京城惟是搜括金銀士民如故四月初五日

元祐皇太后垂簾聽政

康王六元帥繼天下兵馬見在山東亦已奉迎即是宗廟社
稷不失祭祀四海生靈不去舊戴然
兩宮未得蒙恩冒難凡爲臣子義當如何況
太上皇在位二十六年政過不吝備見罪己之詔
嗣君皇帝寬仁恭儉天下歸心今一旦播遷万里遠涉而中
外士大夫無一人効死請命以盡臣子之節者豈不爲万世
耻哉近承天下兵馬大元帥
康王府移文經略指左丞今邀其歸路奉迎鑾輿此雖將帥
之任所當勇爲凡我守土之臣豈可坐視主辱臣死乃臣子之志
見危致命之日某素疲病怯羸不能被堅執銳身先士卒以扙
國難亦不敢偷生忍耻苟延喘息以爲身謀不量小己輒欲
率諸路守臣各備禮物表奏前去大金國請還
迎鑾輿某捐軀冒死躬造絕域瀝血懇請凡我同志宜鑒此心
速爲之所毋貽後悔如有忠臣義士痛憤徇身同往或願資助

歲各志所屬限陳期以兩月定一行念我
祖宗德澤涵育二百七十年必有忠義慷慨以御
國家之急者須至移文
牒請照會國難凝各飛行仍希公文回示不違牒再月
一日又小照子上件事理如敷孚察請差人赴京兆
府會集仍先希公文回示

諭幽燕檄

魯國先生

我國家運膺寶曆奄有函夏迩際天所覆儀先不統臨四海以還燕
背自羿猾出生於壽域撫寧於顛沛雅攝撥見之當得幽
并之域鼓力居肆俱處義烈之風聚飲何敢成有英雄之氣豈
因停晉割吸攝胡澈功一時貽禍乃卅餘宗人姓移為異域之
人奇士亦民承先知之俗故以留五數倚至百年風俗浸移已
非李陵之胡服雜碑來改豈忍班為之越吟朝廷哀矜不忘羣俞

於不化夷刑虐剪害我遺黎於大熾年殖薰吾故地忍蹙吊民之
旅不違傒后之情復千里之關河拯一方之塗炭今則遼吏款
墨賊猶益寒靈武撤牙虜脅皆斷孤危之勢顛覆可知儻能用
夏變夷捨逆取順其如信賞當倍常科錄可用之新附無名
之暴斂庶令陷溺復覩太平

諭蜀檄　　椚陎先生

建炎戊申二月乙卯越二日丙辰蜀人劫王人踰汝礪衝改詔
命方是時王室多故天子狩于淮甸蜀遠服以故遺焉嘻甚矣
於是作檄以諭之曰告西蜀郡守縣令蜀距甸服三千里而遠
鑾輿蹕在淮甸又益遠蜀強而無義劫王人摽君命而違之王
人其來督貢輸也劫乎王人擅貢輸也王人以君命至技騶兩
司囊橐之餘祇奉秉輿巡幸之費蜀人迺復慢弃天詔師旅所
部以肆其不端煩慮州縣守宰協比于尔淝德以奸我王命其
意以詔寧違詔令以偷安不敢違監司以取禍擅使供奉必捲

巡奉犒師之具剽擄乾沒是虞蠶兒剝韃按明皇狩蜀及召室峻壯
德宗幸梁儲峙豐備然雖推圓殿處衷勝義膽扶翊二宗冀起
唐祚亦惟吾蜀一二兄弟護存吉德脩尊不二今雖歲月既去
岷山存焉遺家故峯揭揭尚在萬一天威震怒親御六師抗威
三秦門罪妖虜全蜀父兄寧不簞食壺漿以致梗于王師安有
六龍在行履薄風露取諸外府以饋軍食而謂吾人忍有不令
之辭乎此殆蜀之後生不覩見先君子之故第見旂常車斬庸
蜀險遠輒復覬望愚票狀遂天子之命而財利是專繹尋文書悼
心蹶骨終以慨念天未靖宋王室未有攸底敢謂蜀人背瀆天經
不師先王之訓而怙彊于厥躬又復自念朝廷多艱嚮命遠方
尤當錮挈自節邦敢隕墜豈謂蜀人矜其不羈而凡妖于我行
人春秋書凡伯來求金家父來求車者譏召子之不修貢也書
胥覦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以城成周者大召子之勤王也
今天厚遜禱之疾將惠眷乎我有宋皇寶式旋行闕紫舒而蜀

遠之而大夫恐之而輕侮王室而剪其貢職使毋有董狐書焉
管仲征之其書何曰二年春西蜀之大夫劫我王人云爾其征
何曰爾賦不入王師闕供云爾殆將以蜀而尊天子也何絀乎
蜀公曰蜀王主大夫全臣貢賦王所有君臣之義古矣非聖人
虛名之也以為有人道焉則宜於此乎謹爾今嘗冀之蜀之士
大夫苟意得行而天子之詔令不得行蜀之士大夫得擅財賦
而天子不得有財賦蜀之士大夫名為恤民而售已私恩而使
遠方歸怨於朝廷之上人主之威柄撓於監司之頑君朝廷之
號令奪於監司之在率是謂損大於股其強在下茲風一長可
為寒心且諸郡舉事所以撓民者不一而獨謂收輕齎為困民
諸郡官錢在縣鎮者不少而獨謂收在州庫為防寇名為恤民
寔欺人也謂為防寇寔欺天也下閒百姓仰撤朝廷罷乎切為
二三大夫羞之也雖然大夫以王命出進退在大夫若蜀人不
忘朝廷惠顧于我一二無良之人駷馬造門錫之以大禮敢不

再拜惟命今則不遣一介略致詞焉仡然擇書而入是豈春秋
之故哉昔者包胥將命督輸淮南少游劫之懼以逆死史氏目
爲遺臭千載使人不使誤蒙朝廷難勸而帥職不度汚穢君命
行將束身天朝罪在不赦使人其敢舒緩來牒太去豈使人之
所敢與哉已委諸地擲收從之噫嘻擲收爲世志之咨爾郡邑
尚其聽之毋忽

本所韜閣華彥夏爲江州刺史每遣貢獻入洛不失臣節
謂使者曰若道途梗斷可輸之洛陽城下以明吾志之不
忘晉也及卮彈謂邵洎曰汝欲執臺使乎我雖夷胡所未
聞也行人不安誤將使旨若使循命二酉之間抗身以暴
之際雖流離顛踣有死無二而況吾蜀禮義之邦乎亦惟
部使者暨郡守縣令謹修貢獻以輸不忘朝廷之心且使
行人不辱吾命免爲天下後世笑每若群士大夫遂意不
移亭奪自由修筍任我而曰我不奉詔我不收買我不貢

獻是蜀之大夫抗節守義不如江州之倅委食而行人失職沉辱君命不如胡虜之僕妾也惟執事者實圖之

代成都帥檄四川文　西山先生

知成都軍府事成都府利州路安撫馬會轄訓諭兩路將士等朝廷既付帥以全蜀兵民之寄帥深念國勢艱危思所以寬上西顧之憂者不敢不力今敵國之禍半天下議者謂敵情終不能忘蜀帥固料之敵人以鐵騎衝突決勝使其出平原易野則勇矣果扼吾蜀將自取禍也蓋天下之險在蜀大山長谷數萬里之間自古無路可出秦空為棧以徙來行者必棄輿馬攀緣扶杖後先相挽牽或棧壞則墮於万仞之下不見蹤跡此豈用武之地哉敵之長技廢矣帥此下約束敵之來堅壁清野斷路據險使其鼓勇則不得進示怯則不得退久駐則不得食將盡決四山所潴之水灌之雖百萬之衆可使化魚鱉黿鼉物無遺者其能得志哉此不待智謀奮勇之士譚笑可辦況有如諸君之高

寸絲粟守令官吏民兵與應募之士已百萬器甲犀利糧儲山積斥堠明甚敵之動靜朝夕所知帥有備矣於此責將士焉傅曰師克在和不在衆無輕敵無爭功無信流言無泄祕計無以私事相仇皆兵家所忌也帥為成都三年矣環百城之境無風塵[illegible]獮之虞朝廷察焉故當更而復留尺寸之功訥未嘗自列也帥之心可見矣以天之道社稷之靈朝廷尊安與時論保爾之功帥將以將士之名次第上之不自有焉其或遺逸怠慢令不以帥之言為用罰不敢私尚聽之毋忽

誡諭諸提舉常平司恤民　魯國先生

夫理財所以養民養民所以阜財知理財而不知恤民則民且散矣安得財而理諸財用不足而加賦擾民其害有甚於是者則財亦不可以不理此常平之法所以必不可廢雖廢而必復也雖然徒法不能以自行故國家置部使者任之以權授之以成書使專董其事予欲使民仰事俯育足以自給汝為予敬使

民凶年飢歲撫恤賑救失業汝卹予欲使民疾苦呻吟有以自達汝聽予欲使吏奉法惟謹毋恣外騖以侵漁小民汝察度民艱食予開口仰哺嗷嗷吏或恬視不救手撮民所不欲吏或誅課抑強以利歲入之贏歛期會未至吏或文移四出催驅鞭朴以要治辦之功汝其糾察必罰無赦於戲有弊吏無弊法立法之意至寬至厚條目至纖至悉至明至白汝推而行之毋俾民受其害若而歸咎於法無俾異意之人得以藉口譊譊毋謂朝廷不汝聞知朕言維服其聽毋忽

誡諭士大夫尚名節　學士劉翟偉明

朕惟先王所與圖治之人修絜雅馴植德甚固初若與世無營而及位諸朝與寄之民上則不徼遜而夸者化肅不習而陋者化通浮鍥不待鎮而厚溷濁不待激而清其久也臨大節而不可奪居盛名而不為難非盛世之効歟朕甚慕之今則不然士大夫或冒没躁阻深不惜矯勢者以詭祿為壯圖嘗高者以貲

蓋竊得策畫之事而身偷激之言而氣索甚者持之以得跂標之以死生則低摧消沮恫然自失名節若此朕何望焉豈且勵之若未至與竟者玩日愒歲恫伏於末流所謂風聲氣俗者雖使之然歟夫中人之性惟勉乃至微倖之習不可滋長好是正直者福必介罷弗往事者莫不待須而發古之道也其布告士大夫俾知朕意

獲杭州軍賊露布　　忠惠先生

蓋聞古者賜諸侯以弓矢使得專征用公侯為腹心欲其守衛所以依扞王室同獎天衷春秋獻俘載于策命當所負任藩籬職就戎兵當誅不庭以御外侮乃者餘杭逆卒叛命據城奮鬪一呼變生肘腋縱兵大掠禍及搢紳狀害使人蕩焚城邑至乃捕衣冠而黥面驅士女以守陴念茲無辜劫以阻亂當所顧瞻一舍之近傷悼重閭之冤拯溺救焚豈忍安視痛心疾首曷云不圖存躬提戈矛率先士衆三軍賈勇[illegible][illegible]勵貔虎之師元惡就

擒卒正鯨鯢之戮仰承天子之威命俯賴將士之協心兵无濡辰市不易肆已令某月日收復陳通等不以賊遺君父已殄凶殘凡克敵示子孫毋忘勳伐方觀諸將之功首肆命幕府之上功捷布諸州明曉士庶

誡諭百官修舉職事　　王尚書子飛

朕惟舜咨四岳熙庶績以亮天工周建六官倡九牧以興邦治蓋哲王之立政在群吏之嚮方故職業交修於一時則功名著見於万世昔我神考親攬承圖躬勇智之資銳意以有為攘袂明之德勵精於獨斷稽古制大正官名體指相聯紀綱不紊核名實以攷勤惰詳殿最而明賞罰士濟濟以赴功吏師師而稱職至於器械工巧後莫能及憲章法度粲然以新肆朕承基適思繼志率由舊典凡訓迪庶官令夫省曹侍從寺監要劇都畿郡邑則師師之任御史監司則糾繩之權咸所仰成期于共理尚卒開於實效率競飾於虛名惟計資考之私罷砥節首公

之志凡人主之銓綜若邦計之盈虛農桑勸課之宜刑辟重輕之當漫不底績習以成風或纔臨縱治而不能禁戢於姦邪或并治苟簡而至以艱辦於牽事積不舉今稽酌前失期督令句時委簿書於胥吏朕有化民阜俗之意孰得而宣布朕有遵制揚功之訓孰從而奉行其何以固先帝鴻業於無窮俾熙盛良法之勿壞嗚呼百司庶尹三事大夫朕方圖任舊人以政在百僚尔惟相與戮力以各恭乃事文武協濟中外同寅用勵相於邦家以顯承於文考蓋克明明德者朕既勤止則功懋懋賞者汝其念哉永肩一心靡懈于位毋或曠職以干明刑其布告百官使知朕意

諭諸邑宰　宇文南陽公

東自持從龕至辦政機周旋一紀備知累朝立政立事未嘗不以保息愛養黎民爲先務今者切來寢息俾紓郡縱不惟詔旨丁寧訓以惠養而至里之民皆望郎劭衙諧之舊眾數朝廷德

意之新僚屬共一心殫歲事政修舉諸公蒞官日久於民事必
知本末至與佐官子細講畫凡積為民害及推擾事件無巨細詳
悉推究小小出不須申聞者一面改正不請但為文具仍具劄子
申知因以致諸公勤怠不可專行者具細參酌利害條畫申稟
以憑參議施行

永州科舉勸諭　　由肱先生

某竊以國家詔書取士之意蓋欲兗求賢材以為時用上則公
卿輔弼下則百僚庶工分布內外以興治道三年科舉之設雖
較一日之長也時建立事功乃有無窮之聞凡世名德皆出此
途上之待士可謂甚厚矣零陵一郡在湖南號為上郡今古勝
流多嘗至此故士風所競習者為儒雅今年諸邑試於有司者幾
於千人比造州廷儀冠甚偉維初文童幼儼如成人設教賢啓
粲然可觀士鄉之稱信不虛語甘品區區之意尚有望於諸友善
願先儒風文字訓誨請後生各務道修士檢祇畏鄉評整齊衣冠

出入揚墨傳儒風之盛禮法之美不媿傳聞庶幾上副朝廷求士之意其尖字無能以遊庠序及為大文字博士敷預考數毎見大夸士人群試貢院庠序紙濡筆之聲寂疋人語削髭有詩云無譁戰士銜枚勇下筆春蠶食葉聲蓋謂此也皆以揖遜相先以起名相問凡取士之數固已有定額雖未必盡中前列然皆不失為名士一聞其言亦守土鄉歸居里閭之下道兩陵之盛亦預榮幸輒此布聞答賀兢慎

伸道諭字序

東溪先生

君子無所用其辭然不得已而有言必辭辭然訓諭流俗若非以伸己蓋伸道而已故曰伸道諭

昔東方朔作答客難其後文士相放各若一猶若其文辭其旨各異若班固之賓戲張衡之應間郭璞之客傲雖設詞自道不顧之憤悱然尚微文見意未敢肩負于利祿甚者有馮衍之顯志曹毗之對儒直以訟其名位不充其辭乃戕於詬訐至於崔駰

之達官恭退之輝誨雖不免於近名然率以恬漠自居頗異諸子若楊子雲之解嘲皇甫士安之釋勸其滌去世味誦之使人有世外情吁可尚也夫以韓退之之賢作進學解其名雖若皇皇於仁義然其實以詆執政而苟速進果用是以得美官矧其餘乎然則士之恬於榮利也難其人哉余廣覽前人作伸道論將以矯枉救世故雖激而不能自已也

東溪居士結廬幽僻違職榮寵高骨瘠羸體癯而不知倦心遊而無所息家甚貧蹙不自憂戚方且濯激水以詠古荷踈簟而挾策志大言闊神與氣逸邈九命於微塵陋人紘於與席務蓄貧得恬閑自適有仕進公子豪勢之徒赫赫驕氣揚揚傲夫長揖曳雲紫騶吼衢而請御之衡宇顧孔明之草廬入不待報擲袂堦除顧見居士孫遂之閭蹀堦之室童頑不能應門客至無以命席志憤且慨失聲而唧於是仰而嘆俯而思若有所激從逡巡而致辭曰蓋聞士之處世如賈營市水陸多積有無畢備

豈碓囊物以固藏盍欲爽時而取貴今先生探六經之妙鈎百
氏之微上窮古初下訖聖時道術多目方區異歧馳縱騖橫衝
闚蕢節揣齎辟混沌梱束支離弊病攻蠹收英擷奇書異今求寸
長不遺煥爲文章三辰發揮博不至於浩蕩以雜滑精不失於
輕留而近醽亭事則還因平揖讓詞則淵雲氣擁闡繹衍餘
詠歌佐之筆陣所纖環中紛披萬象不能乖其數四時無所遁
其機是則先生之於李可謂貫道而詳事窮理而善辭矣然而
僻修經濟之大猷製混雄之妙作不追當世之好自立一家
之學醇醲者人以爲古典雅者人以爲朴鄙華縟者以淡删麗
槪若似略多引傳記李者不解其義不悛擇老有司何由而擢
是以務大而不適近蓄多而無所施三與舉賢書兩黜禮闈空抱
不時之貨自珍難售之資進不得綴名於先進之版退不能貽
法於方來之規人鄉尚我背衆行獨違弃利祿之顕趍孤窮之
濟夷耕穫不充妻兒之饋桑麻不給寒暑之衣方務高謝城市

者足枯槁不禮滅迹眠雲藉草崇隱築以矯時遺俗壆而寄傲
丘壑之節有志所不蹈也愚聞之急於速達者不可識迂迴之
路苟於狹聽者不可操恬淡之音故改轍而趍嬖奚之善驅更
張而從趙璧之良琴先生亦嘗圜方鑿圓釋古以今伍俯從之
近登回長征之蹤心例進身顏之策雷同下世之吟以圓機之
士所以容易而懷金不已榮哉居士蹶然而笑曰昔豢龍氏牧
龍于郊廢鼠伍焉雞將啄而食之懼龍之鳴其旁嚇嚇而作聲
鳩欲舉而觸龍於龍躍而笑曰我豈甘於廢者哉雞既失之
鴉亦未為得也士不造可道則已若稍進其次則行已之迹豈
一端而已哉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毋固毋必能規能矩從為之
存以德為元德不足則求於功功不足則求於言三者雖異以
孚為地最下不孚而亦名位亡世之士無所不通況淹愈亦畜
積愈豐埋戢天絡海深岳崇成名不啻游夏表烈可以與龍然
且脩其天無求其人明其道不計其功以退為進勵賢君脩鵬

鶴戎燉雲龕雖孤寄高卧歌詠潛聲隱容天子詔而不起公府交
而不從萬乘侍爲師表羣儒仰爲宗工其或闡道經綸拯時任
宜孳發取決紀綱倚雅論事則當食問齡草文則史書脫腕角
巾指顧復齊社之七十羽翮雅容破肥師之百萬用捨係國之
輕重言動繫時之理乱于未萌而引退功不酬而罪怨繼丹陛
之慶襟遊高情而不可用全始終之義鮮獲涵濫之譏世道交
喪于能學全養高爲飢蹤進爲賢及詩書而捂正圖功利以從
權足未附乎閱顏之堪身欲差乎兒童之有經推射策乃務習
之非則未嘗睨焉辟推決科乃忝士之否則未嘗識嬬頻僻惡
詩以希合焉觀學嗜好求速售焉假託穢代編錄私挾蝿頭栗
粒非已出也干請求謁假觀對易售直報謝非公薦也門生子
弟相委屬也命題授意相取獲第也產者以私情而援未達試者
以餘力而釣不能擷截仕路交相比朋淬機穽之闡之牽堅帙祀
撐之林爲俗流之歌羨取君子之排揩乎否而取殺頒正直一

躋仕版而徇迹邑異己者雖伊呂必謂赫卓嘯風迹者雖楊李號
爲契褻仕俗蜂競權門市合以奔競爲巧以方直爲迂以跳梁
爲智以懷道爲愚今甫之子尚恥不仕則天下安得而有儒者
栢詔稱仕猶謂天下咸有邪道之士而愧己獨無乃強皇甫以
死之今赫赫　盛朝蹐隆于祀而巴里無逸民山林無隱士
則奔競之風亦可愧矣爲子盾者又將攻吾以朝廷有道野無
遺賢又安用乎隱爲然則區區之說不免爲諂諛者開其隙竊
也夫出處之道雖係多士而國之大命實寄於斯故山林之士
徃而不能返則人君孤立而任使之力輕朝廷之士入而不能
出則風俗尚貪而廉恥之節喪任使之力輕則無與有爲廉恥
之節喪則無與有立無與有爲者危無與有立者乱出處在彼
而危乱從之謂爲國命之所係不是過也知處而不知出其弊
遂爲任使輕故伊尹救之以任知出而不知處其弊至於廉恥喪
故伯夷救之以清伊尹伯夷非病其身於一偏之地矯時制

行所敢者然兩人負林之風躁妄之俗亦無甚於今日者吾不知
誰爲伯夷也子習見風狃是俗由奔競而苟得不自知其流我
又將振而矜之譬猶虱褌之虱行護之蛆以安于汚嗜以爲潔
而不覺傍人之掩鼻蹙且以人而榮必以人而辱由勢而貴必
由勢而賤榮辱貴賤相爲昏旦子重償來之寵祿而輕固有之
德義尊臭腐之粱肉而薄馨香之文旨其勃甚矣吾聞返魂之
香可以活骸然不能止躁者而使靜却老之餌可以變白然不
能鎮躁者而使覺歷觀往昔之品恨吾無以爲子解也昔者尚
氏反覆於義榮辱工辭於天爵獨非自適於沈冥傷子甘心於
寂寞何休坐錮而訓解上安託疾而製依室廣文科而論撰史
遷去史而游學侯誠有意於前哲未能措此而從若於是躡桃
推之其屬嫁何點之酒鑣耕食子眞之嵒谷休居夔遠之林泉
月食四斗亦拜詔而日給圖爲六人不結交而德聯未嘗看白
以翁焉六家載歎而宗官體俊士之不嫁隋先生之灌園所樂

者也而終天年乎姑退矣吾將憑子寄聲青天繹與居士展白雲而略眠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九十

雜文

題跋一

黄氏易圖題後　石室先生

易以數變以管攝天下之事物據設直涉窅㝠遼邈玄隱奥無所不及古之人得其一緒而力引之舒演盤紆以各其說滂洋混漾而初若有以可紀若究其推合迁就往往於前未亦自整今之所謂京房之學者是已房既受術於焦延壽延壽嘗謂房必以吾道亡其身後果然豈以其自置大甚而尚數者取六十卦更直日事候一歲風雨寒温以効其戒休獨以坎離震兊號方伯監司以分至專主之氣主之其事疑彊配不精解勃且勤矣然後人臨文所惑奈何故吾庶先之論由此而與矣庶先少遊四方博學善讀閎識甚足不瑰貫因悟周流六虚之説遂以完合京之舛漏散八卦所重之畫均諸消息而者之圖爲

終始出入无一詩謬如璣之聚斗如轄之擁轂循規矱指不失倫類援據明闡衍圖卦氣三篇以正諸家之失至以辨傳訛所以沫没之意磨神精補鬼髓秖先之深功厚力也欲覩於出求此題述試為道其大氐世之君子考其圖閱其書若繳然若紛墨界盡不待講解而其法自得此吾所以不復區區也熙寧己酉孟冬望日墨君堂書

題蕭欲仁大學篇後

龜山先生

學始於致知終於知止而止焉致知在格物物固不可勝窮也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凡形色之具於吾身无非物也而各有則焉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鼻之於臭味接乎外而不得遁焉者其必有以也知其體物而不可遺則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則物與吾一也其有能亂吾之知思而意其有不誠乎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贊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則其知可不謂之至矣乎知至

矣則宜有止也譬之四方萬里之遠苟无止焉則將焉歸乎故見其進未見其止孔子之所惜也古之聖人自誠意正心至於平天下其理一而已所以合內外之道也世儒之論以高明處已中庸處人雖內外判然迷其失矣是故余竊謂大學者其學者之門乎不由其門而欲望其堂奧非余所知也蕭君欲仁孝之士也録示大學一篇求余言以題其後其意蓋非苟然者故聊為發之苟於是盡心焉則聖人之庭戶可策而進矣欲君其勉之哉

題鄭舜與夫子十哲像　西塘先生

身生千載之前而心存萬古之後處身環堵之室而道周六極之外生死死必而致之必窮達死必而行之必既周而來一人而已宜乎彌天地亘寒海所以宗嚮崇事如一日不異十子之在側也舜與古人之徒也觀所崇嚮而知所存矣

題樂毅論後　豫章先生

字嘗戲為人評書云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大字无過瘞鶴銘隋人作計絃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然適作小楷亦不能擺脫規矩客曰子何捨子之凍蠅而謂人凍蠅乎无以應之因知書雖模糊非技非得不傳之妙未易工也

題范巨卿傳後　　姑溪居士

朋友之道廢久矣託生猶不可得況託死耶溟漠若人至今尚有生氣思道獨友之於千有余年之後豈其金石不渝貞存志於是若安遂假一時善書者録以置座右而時用以自警策且復告諸氣類孰不知有是道孰不知有是人而未有彷彿於議論商推者詎能雍容履践將與之並驅爭先乎吾知勉矣亦由思道而發之也

題東漢宦者傳　　荊川居士

先王之有天下貴無爭而賤有功以為功非盛德之事也而之為功也以草食之為功也以飢寒之為功也以疾夫不早不飢

不疾物何自而爲功哉雖然君子之功則庶幾焉小人之功禍
亂之道也雨止於濟旱食止於已飢樂止於口疾君子之功也
雨至於淫食至於饜樂至於過其傷人多豈非禍乱之道也師
之上六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家曰大君有命以正
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嗚呼小人有功亡與日矣何以言之
止功而賞不足則怨怨則乱賞稱其功則驕驕則專君將不堪
則圖之矣然吾又與小人謀去之其禍則又甚矣勝則權移於
人敗則身任其禍存之於亡也吾觀東漢之季始喪於宦官終喪
於權臣何也小人有功之患也鄭衆以竇憲之功顯孫程以立
順之功奮五侯以梁冀之功偪而中常侍矯[illegible]以陳蕃竇武家擅
國命非大剪戮之無以謝天下也而袁紹之懲小人之功使董
卓除之宦官以衰而卓熾矣流及催汜之亂曹操卒以勤王之
功代漢豈非小人有功之過歟夫唐亦然自肅代以來宦人典
兵雖無四夷之功而有立嗣之私至謂天子爲門生天子亦自

德之曰朕不忌尔援立我也其敢忤之𢧐故劉季述之變韓全誨之迫有自來矣而崔消乃以朱全忠除之全誨死而唐亦亡矣天下之權一耳不在此則在彼吾既失之矣不假手於他人何自得之哉然其人能曰取之而復以歸我者蓋鮮矣故權之援人白亡形成哉蓋漢唐亡於宦官非曹操朱全忠也夫以刃決癰癰發生之至然得不死於癰而死於刃其與幾何陽虎欲去季孫不克而出魯之福也使陽虎有去季孫之功魯之國政欲安歸哉其僭於季孫也必有甚焉晉趙王倫以滅賈氏而至於篡齊王冏以誅孫秀而至於專其餘諸王更相屠戮以竊威福卒貽天下之亂晉由東徙小人有功之禍也如此可不畏哉

題蘭亭帖後　浮休居士

正觀末太宗一日附語高宗吾欲就尔求一物可乎高宗蹈足俯伏從之對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國家天下陛下所賜此外更欲問目求何物太宗曰吾千秋萬歲後欲將蘭亭如何高宗

再拜哽咽而已至昭陵作治以玉匣內之玄堂其後昭陵發冢經開發蘭亭復出人間元豐末有人自兩浙與織女支機石同貴入京師至大康縣值裕陵表諱不獲上之貨錢於民間而去今不復聞存沒王欽臣云支機石予嘗見其圜可方二寸不圖微宛政碧天漢左界北斗經其上太宗在唐不世主也一書之微生以計取死以愛求生猶可玩適死將何為哉至此與夫富民多藏厚葬者無以異也

題陶淵明詩後　濟北先生

詩以一字論工拙如身輕一鳥過身輕一鳥下過與下與疾與落每變而每不及易較也如魯直之言猶碔砆之於美玉是已然此猶在工拙精粗之間其致思未白也記在廣陵日見東坡云陶淵明意不在詩詩以寄其意耳采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則既采菊又望山意盡於此無餘蘊矣非淵明意也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則本自採菊無意望山適舉首而見之故悠然

志清趣閑而累遠此未可於文字精粗間求之以比碔砆美玉不類崇寧三年十月晦日晁補之題

題白蓮社圖後　　濟北先生

周禮百工之事皆聖人作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張顛觀公孫大娘舞劒而草書長進此豈筆墨蹊徑間得之耶齊宮俗摸工技出守知變通者少而緍畫史孟仲寧獨善學知余得意之事中處聽予言使集吳道玄閻令韓幹擬賢學成耶予忠恕許道寧數子之筆爲白蓮社圖甚似

題李白詩草後　　豫章先生

余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塹人所可擬議吾友黃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政不當如此余以爲知言及觀其稾書大類其詩彌使人遠想慨然自在開元至德間不能以書傳今其行草殊不減古人蓋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歟

題輞川圖　豫章先生

王摩詰自作輞川圖筆墨可謂造微入妙然世有兩本一本用矮紙一本用高紙意皆出摩詰不疑臨摹得人猶可見其得意於林泉之髣髴

題樂天詩卷後　豫章先生

堂丘王聖涂守忠州其治民事如庖丁之解牛其摘吏姦如爲虜之承蜩故不幾時郡中無一事頗好鐏俎求樂天平生行樂處集歌舞醉其傍余故書樂天忠州得意詩遺之使知余欲樂然一笑於其間而不得也

盧杞傳題後　石室先生

盧杞少時已險詐無正行觀父弈清名人不識其醜爲虢州刺史號有官豬三千杞因奏言豬患民世德宗爲徙沙苑杞復言彼亦陛下百姓莫如食之便德宗喜曰杞守此而憂它宰相材也乃賜豬貧民召杞爲御史中丞遷大夫遂以門下侍郎平

章事畢學哉杞也士大夫立朝能自以其才結上知而都貴位者於古幾耶蓋嘗有所因於人然後可以脫塵泥而薄雲霄矣彼因之者或未能有以獻於中雖非已所致求而乞自欲以已爲其重行之至此尚宜逡巡顧慮去就以避天下之大論一失之已爲當時所謂君子賢人者姍笑不存錄所服塗地矣自昔帝王命相以夢以卜以自識其器業以得之於左右正人端士以深知其久負於海內之望者既審矣乃置之嘉稱之上朝夕與之講議所以安養元元之治重神機宣靈謀崇固萬世太業而北鄉無疆之休烈乃當然不今杞皆不然獨以豬爲媒而遂至於宰制天下士民之命毀國章貽主禍頒替庚爛辨覆狼藉如此豈上天以時將溷亂擾攘不可支持而生杞與國俾造此紛紛者耶元乃先以其兆示人謂杞體雖人而行禽獸故使中畜産以進者耶何其本末輕賤陋惡若此之甚也天意若曰杞很戾穢蠛類豬故以豬發其身噫杞可賤矣然天之所以命人

而作岳於其後者亦已徂矣

題正元詔書　鄒弇先生

正元詔書雖臨本然氣象固在當時書史能為之因知善書至矣非雅好不凡者詎能藏去也吐蕃寇邊得逞於正元間平凉之盟遂墜其計中然馬燧渾瑊皆老於事者何偶失於此邪渾令公僅以身免一時陷沒戮辱者以千數百人甚可恥也進朝者頗被擬勸宥徇義勤王奉國忘身之語定非碌碌者而史逸其事無以按攷惜哉

題韋蘇州詩　陵陽先生

蘇州少時以三衛郎事玄宗豪縱不羈玄宗崩始折節務讀書然余觀其人為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與豪縱者不類其詩清深妙麗雖唐詩人之盛亦少其比又似晚節把筆學為者豈蘇州自序之過歟然在天寶間不聞蘇州詩則其詩晚乃工為無足怪高適年四十始學詩亦遂名家非其才本

絶人莫能及也少時不知有韋蘇州晚讀其詩清深妙麗在陶
柳之間恨見之晚然余少時豪氣未除就今見之未必能愛乃
知學者讀書當自有次第也本朝以文名世者多矣然柳州蘇
州自歐陽公尚未之愛宋景文作唐書文藝傳與唐之能文者
皆在至於蘇州則以為史家軼其行事故不書此豈知史法者

題杜子美八仙歌　　狀元何公

五月既望予病初起支離東窗抱膝危坐假寐而夕鳴蚊遂駭
蝙蝠飛營或見金櫃放月流光溶溶照入窗戶几案臥簟間歷
歷可數坐起予攝衣欣然起而歌曰快哉有是乎此李謫仙舉
盃邀月之高興也薰風南來襟袖泠泠須臾暴數庭木撼蕭爽
復浩然而歌曰快哉有是乎此陶淵明自號羲皇上人之清致
也有如此月空齋如水亦然歌酒以侑幽雅乃發篋取杜子美
飲中八仙歌讀之且以酬一時之興而補歌酒之缺也諷誦數
四周回無倦窮繹餘意知子美叙此八人之飲酒否亦自有說

次夫酒徒醉客寄懷於盃酌間死生利害榮辱是非未嘗係累
於胷次古人所謂得全於酒者也劉伶酒德頌王无功醉鄉
記言之曰若賀老人能飲乃所謂德全於酒者乎此非七人之
所能及故子美首歌之曰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則知其死生利害是非榮辱或前不擇而右蹈之也雖七人之
皆得於酒而未有賢如賀也若夫高談雄辯乃謂不善飲者將與
古罵坐者等輩不故獨最後之讀之百過若飄飄然斯人相從
於樽俎間盡實有慕於斯人之徒也半夜漏移雲高月轉風定
籟息金樂酣寢不知大明鳴鼓東方之向辰矣

題柳仲塗天平山記後　韓魏公

林慮天平山者天下絕勝之境也山有僧院曰明教余三來守
相欲一觀而未得并係屬出按縣與夫過客之好事者悉能往
而游焉向必大詫于余曰是眞雄偉秀拔不可圖畫雖東南諸
山素有名者皆所不及余姪壻柳材者本朝大儒仲塗公

之孫也余嘗得公所撰游天平山記于林家見其所叙游覽之勝九山之諸峯巖嵒洞壑谷澗谿泉石之名莫不具載而問今之所稱類多與公所記改易不同於是余益欲往周訪其舊蹟爲說以明之而院之主僧智因者得美石欲先以仲塗公之文刻而傳之故余未克如其志噫公之此文不傳久矣非余得于其家而因師之勸如此是必沉鬱而不顯抑公之文固有神物所護使卒能傳之也松既刻石余因舉其大略以書于後具位韓某題

題江南李後主書　浮休居士

右江南李後主書雜說數千言及德慶堂題榜大字如截竹木小字如聚鍼丁以非筆跡所為者歐陽永叔謂顏魯公書是正直方重如其為人若以書觀李王可不謂之倔強丈夫哉然一何柔弱敗散之甚也孔子謂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聖人親見其面猶不能知其心況以字書而揆人者哉

題　太宗皇帝御書　　孫莘先生

昭陵以武定四方載櫜弓矢文治之餘垂意翰墨妙盡八法當時士大夫皆親承指畫嘗稱壯夫史懿王筆法入神品中外書草不能出其右仰觀英偉大不可誣

題王元之文集後　　陵陽先生

故翰林王公在真宗朝典知制誥謫守黃州至今黃人思之立祠於孝感承天寺余靖康元年再除中書舍人左遷庶子遂謫齊安至郡三日拜公之祠則已遷於城外安國精舍訪公遺迹略无在者唯竹樓僅存耳父老言異時以公黃州所著文章刻為版本藏在州庫問諸庫吏亦不復有余慨然太息即日符郡復修祠堂且求版本但重刻之會移蔡州不果公之道德文章余雖不敢妄議然百餘年間自書命守郡實繼公後紹興元年寓居洪州州知錄事公之裔孫也出示小畜集承明二集謹題其末八月九日

題清獻趙公畫像　石月先生

公氷雪之操權衡天下搢紳士夫咸知仰重清獻稱其稱矣夫子孝古人而未至者也少年日不及一拜德容今覩遺像非特致敬又有知焉大抵清德天地人物皆然星月浮空微雲翳之則昏源泉在谷塵埃汩之則濁氷瑩玉壺温暘暴之則釋君乃清德在人世變不能移貧賤困厄不能累富貴利害情欲不能撓人情所甚欲者略无毫髮可以揆撓吾胷中其為清也不亦至乎此君子之清德所以為可貴也本朝文明之盛鉅公名御多矣惟公獨其真名豈非清德與人同所以為清者與人異乎其同也其異也吾年將百老亦甚矣智見不足以明也後之君子必有識其将焉公諱下字閱道三衢人也宗盟裔公立朝忠盡與四賢同美載在国史人自孰其姓氏

題文正公与趙太簡書　錦屏先生

太史公謂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

屋而行益顯信哉雷太簡以高節聞於時得從文正公游而公每以高人呼之則太簡之名滋不朽矣

題溫公布衾銘後　　　淳休居士

執布衾而求溫公之德亦何異持竿坐水濱而待魚者布衾銘紗銘義丈歌言之三軸皆溫公所書有趙大觀公休跋晁親見省元祐丙寅至于庚午才五年間三人相繼而逝墨色如新而去三賢遠歟

題坡公枯石圖　　　錦屏先生

淡墨掃筆點染刹那而灌木槎牙頑石磊散意象皆盡此山谷所謂道人所易畫工所難也嗟夫其人驕貧屋而此列星矣以圖乃遺落人間者有白傅詠蕭協律畫竹云從今此竹尤難得況謂畫也此非獨謂畫也

題先公字後　　　斜川居士

吾先君子豈以翰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剛之氣發於胸中而

態之於手故不見其有刻畫嫵媚之工而端乎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知此然後可以知其書然其少年喜二王書晚乃喜顏平原故時有一家風氣俗子初不知若謂其徐沈而陋矣公之書如有道之士隱顯不足以議其榮辱貴之人有欲擠之於淵則此書隱今之人以此書為進取資則風俗靡然爭以多藏為本而逐利之夫臨摹百出朱紫相亂十七八九矣烏乎豈書之不幸也陽春白雪之歌豈容閭巷小人皆好哉雖然無知者役於名以偽為真不足責至搢紳士大夫家為世所欺可為太息而又有若膚者居其間自謂能是正其非偽強大言又以真為偽其與知則一也而使此書或至玉石俱焚是大重不幸也過待先君居吏七年所得遺編斷簡皆是老年字盜其華而成其實如大甕玄酒朱絃疏越將取悅於婦人女子難矣哉世方一律殆未可言盲非獨書也斯文亦然公昔為藏經記初傳於世或以為非公作其後知之者以為神奇在惠州作梅花詩有以為非至有

以為美此皆士大夫間以文鳴者其說能使人必信其謬妄如此乃知識古戰場文者鮮矣可為流俗痛哭過讀書貴識乎家

題邪說論　龜山先生

昔王荊公以邪說累行禍天下三十有餘年然儒術諫貲論之去其王爵配享夫子諸生黨闢王氏之學久矣閒然群起而非之賴君相之明卒從其議今觀諸公之言是非已有定論則余之言可以傳信矣

順李光論馮澥劄子　南軒先生

臣伏見臣僚上言推尊王安石為名世之學乞榜朝堂欲以傾動海內流播天下鼓惑眾心事係安危義難循默臣已具論列繳奏外臣訪聞為此說者乃諫議大夫馮澥澥誠儒術不達世務浸淫王氏之說深入骨髓乎居議論以安石為孔孟之流元符末上書獨入正等力詆鄒浩以為抵斥逐臣不當復用懷姦造謗老而無識比緣崇寧曾有

濬鄰輿地之說為蔡京所逐因得虛名老其素節焉可方道究其孝問誠為頗邪且觀王安石在熙寧元豐間神宗皇帝大有為之日創制置三司條例司司馬光爭論神考之前因邇英閣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光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神宗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于今存可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是言之祖宗之法不可改也獨安石尋任已能排抑衆論當時大臣如韓琦富弼諫官御史如范鎮呂誨純仁之流信所謂名世大賢盡遭斥逐或致仕以去而任用呂惠卿鄧綰李定舒亶時頃邪小人不畏天下之公論不恤百姓之怒苦不顧宗社之安危馴至蔡京蔡卞合為死黨擦述作之說禁錮天下忠賢掃除祖宗法度下

十年間言路有防川之敝海内多敢怒之民愁痛無聊至此極矣伏自陛下即位以來破拘攣之說掃未胥之敝躬覽素朴持循典故發政施仁無一不合人心當天意者士大夫思稅駕之地百姓望息肩之期王氏之學尚復忍闢之乎擗職在論思獻納之地不能以道義裨賛聖聰返以安石為大賢託中道以濟其偏詭假公論以遂其私情懷姦不忠熒惑主聽伏望陛下察其回邪洞照謬妄特賜屏斷罷擗諫職斥使居外儻臣所論未回聖慮臣亦不敢復冒言路亦乞重行黜責以為妄言之戒冒犯天威臣不勝皇懼激切之至取進止六月日朝奉郎守侍御史臣李兆劄子

御批

祖宗之法子孫當守之如金石蔡京首唱紹述變亂舊章至於今日可作一詔付吳拜

臣拭劉見靖康輸果拜膺痛哭不知涕泪之橫流也切惟

國家自王安石壞祖宗法度以行其私意數因相承馴兆

大釁至靖康初元國勢寖弱及而切焉灝漾猶敢封殖邪

説庇護死黨如此傳曰爲國家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

芟夷蘊崇之絶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今正誤國之

罪推原安石所謂芟夷其本根者紹興詔書有同開舒禍本

可不懲乎大哉王言也乾道三年秋八月戊戌臣拭拜手稽首

謹書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百九十